

牧牛记

——从亚当斯密到克鲁格曼的经济思想评述

郭厦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 F093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有这样一种怪兽,它拥有哥斯拉一般的体形,在夏天时像发情的公牛一样狂奔,而冬天时则像熊一样蛰伏。鉴于它的远亲,弥诺陶洛斯,曾被遥远的克里特岛上的地下迷宫景点聘为保卫主管,人们通常也把它看作牛的一类,并乐于欣赏其或时如公牛般矫健挺拔的身姿。

我们人类的社会中有这样一头牛,它持续不懈的向前奔跑着,偶有懈怠也不会停歇,这就是我们的经济。经济可以被看作是生产力与商业行为的结合,从五千年前或更早开始,一直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下去。从前的牛,初生且瘦弱,如同田中的耕牛般拉着整个人类社会慢速前行,人们也没有想过办法使它更为强壮一些,只是慢慢的等待它长大。然而自伟大的牧者,来自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牧牛心得以来,无数的放牧者及兽医们开始了解、学习与争论如何能让这头牛更为健壮,跑的更快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正确的,但并不永远正确;一些人犯了错误,并为此受到惩罚;还有一些人的意见被忽视与打压,却最后被证实了他们的远见。在这里,每个人都希望它能够更快、更好的走下去,但没有人能够永远正确。

二、亚当-斯密

在亚当斯密之前,不存在一种系统的、明晰的经济思想,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这个性格内向的苏格兰人总结与提炼出了一种思想,即自由状态下的市场其实并非在做混乱的布朗运动,而是有固定的前进方向,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它前进。在这里,自由市场的作用被充分的信任,只要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作为整体的市场也是理性的,那么它就会不断的进步,并维持最高的效率,而经济学和整个人类主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将有限的自由最优化配置,并使全社会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在此之前,欧洲的国家政府多持的重商主义观念,不时的短视干涉着经济行为与商业活动,如维持贸易壁垒等,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发展。亚当斯密理论的提出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令人振奋的。迅速转向此一政策思想的英国人击败了保守封建的西班牙人,高傲矜持的法国人,还有商业思想更为开放但综合实力远远不如的荷兰人,首先在经济贸易上,然后在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上成为了世界霸主,这足以证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先进性。而时至今日也仍有许多人依旧坚信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真理性,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反对政府或是大政府的存在,而将一切交给理想的市场来解决。

亚当斯密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原理上证明了人类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为什么离不开自由主义。从此,人类对自由延续了数千年的渴望不再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也不再是一厢情愿却百无一用的奢望。他告诉我们,人类需要自由,是因为自由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前提条件：因为自由，特权阶级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不复存在；因为自由，资本和劳动能够在这个星球上不受约束地自由结合；因为自由，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地展示自身能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因为自由而形成的市场竞争关系，从制度上形成了人类不断挑战自我、不断将智慧迸发出火花的原动力。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才能够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自由市场下形成的竞争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正是从斯密时代开始，人类才真正地意识到什么才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乃至社会福祉提高的动力之源。

值得讽刺的是，由于时代的渴求，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位苏格兰大师提到的另外一面——以无可替代的道德约束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有一个十分简单清楚的事实是：有约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因此我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要的是怎样的自由？亚当斯密当然的认为，自由不能突破道德的底线，否则会演化为混乱与无序，从一个极端转化为另一个极端。历史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的贪婪使他们数次逼近了这条底线，并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三、约翰-凯恩斯

对于这头牛，亚当斯密主张将其放养，让它自由的在这片草地上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这头牛是有智慧的，它懂得那里的草最好，那里的有毒不能吃，甚至还知道，把一处草都吃光不是个好的选择。但事实证明，牛就是牛，而不是牛魔王。这头牛最终吃了有毒的草，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了。

最为惨重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于1929年，古典自由主义接近全面崩盘的境地。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历史上的东西难下定论，例如：这次大萧条的起因究竟是自由主义还是政府干预主义的思想？但有一点却是再也回不去的——自由放任、完全竞争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一去不复返了。即便它并未被证明是完全失效的，人们也承担不起再一次灾难的发生。所以有了凯恩斯与国家干预。

在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显得不那么正面。政府作为国民财富的纯粹的消耗者，其规模当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因为对资源人为的调配远没有市场自发调节来的快捷和有效，所以政府掌握和可控配置的资源，也一样绝非越多越好。在早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英国和美国都是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积极实行者。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使得资本家取代国王成为国家政权的中坚力量之一，因此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使他们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而美利坚合众国从建立开始便是个分权和较为松散的国家权力机构，邦联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压倒了联邦制，经济上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一样是他们所坚持的准则之一。事实也证明，自由经济的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封建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商业经济。虽然这无法为自由主义者们提供证据来说明一个强有力而高效的政府也会对经济过程带来妨碍，但也使得那些不懂得经济规律的专制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当今那些拥有强大政府力量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或是从前的英国，他们首先是成为了发达国家然后才有强大的政府，而不是恰恰相反。他们的对立面，完全以政府控制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彻底失败了。

而在此之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已面临了莫大的困境。早在大萧条之前，自由放任政策的代表——英国政府已在忍受着“英国病”的病痛。一战庞大的战争开支使政府不堪重负，而产业升级的落后使他们在国家贸易中无法继续保持优越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决策无法使他们走出泥沼。趁势崛起取代英国贸易地位的美国经历了一段虚幻的繁荣，造成了过度自信的过度蔓延，终于从峰顶跌倒了谷底。这证明，当人认为一事物无限正确的时候，他就是错误的。胡佛是一个不善言辞、勤勉爱民的总统，在“柯立芝繁荣”的时期，他作为财政部长立下汗马功劳。所有人都认为繁荣会继续下去，因为古典经济学已

经接近完美了，它有着可以被演绎的和自圆其说的体系，而这一切建立在理性和完美的市场之上。胡佛只不过是继承了柯立芝的“无为之治”，并打算将虚幻的繁荣转变为民众的福利，但所有的人都被美好的前景所蛊惑，无数的热钱和储蓄被投进股市，以待来年翻倍；资本被大量的投入生产，需求却不能随之快速增长，结果便是当大家醒来，才发现身处噩梦之中。

面对从未面对过的困境，古典经济学家们试图维持这个市场的均衡，政府将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救市，也只是杯水车薪，使他们束手无策。投入的资金被继续用于刺激生产，更多的产品积压无法卖出，使得更多的人破产或是失业，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胡佛也在四年的任期内，被冠以“史上最糟糕的美国总统”头衔黯然下台，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人道主义事业的生命历程。

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的经济学家坚持己见，而另一些则开始怀疑和思考，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哈耶克与凯恩斯。来自剑桥的凯恩斯十分干脆的由一个自由贸易论者转变为了世上第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论著与政策建议直接帮助了罗斯福挽救了美国经济，也帮助了自己在正面较量中击败了哈耶克，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说。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则必然是失业更趋严重。故凯恩斯断言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就业的影响。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在《通论》中，凯恩斯由投资乘数原理出发，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投资的乘数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致使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而一国的总投资既包括国内投资（它决定于国内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也包括国外投资（它决定于贸易顺差），“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除此之外，凯恩斯还强调贸易顺差本身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亦犹如投资。认为出口是外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如同投资，是一种“注入”，能使国民收入增长；而进口则是对舶来品消费的增加，如同储蓄，是一种漏损，会减弱投资乘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减少。因此，凯恩斯极力鼓吹贸易顺差，并提出应尽力扩大出口，同时藉助保护关税和鼓励“购买英国货物”以限制进口的政策主张。上述凯恩斯关于乘数理论及贸易顺差的分析，后经英国学者哈罗德和美国学者马赫洛普等人的论证而发展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凯恩斯给各国政府开出了两剂应对解决问题的药方——货币膨胀和财政赤字，这使得他们能够将大萧条之后以及二战之后的国家经济重新恢复如初。这头牛被牢牢的栓了起来，每天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催肥和健身，偶尔还给放放音乐，做做按摩什么的，但也仅此而已了。

四、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凯恩斯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依然得面对一些头脑聪慧者不懈的挑战。其中扛旗的，在早年，是他的老对手哈耶克，而在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之后，则是争议无数的弗里德曼。

凯恩斯曾经主持着经济学界最高水平的期刊之一——《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 而早年的弗里德曼向其投稿两次, 均被退回, 这无疑狠狠的羞辱了他。但最后弗里德曼的努力得到了凯恩斯的承认, 他下令向弗里德曼提供终生的《经济学杂志》的免费订阅权——这份权益持续了六十多年, 直到 2006 年杂志社才终止了这项开支。

弗里德曼无疑是上世纪自由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支持者中的一个。考虑到他坚定的态度开始于美国“麦卡锡”阴影下的 50 年代, 他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以及别人看待白痴一样的目光。有了他的坚持, 以及凯恩斯主义面临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得以成功复辟, 重新引导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弗里德曼去世前达到了巅峰, 并在他去世后迅速的再次崩塌。

失去自由的人只能是奴隶, 而失去了自由的牛也强不了多少, 尽管它能吃好睡好——当你吃的一直都是那有数的几种口味, 睡的永远都是脚下的一方土地, 天知道好到何种地步。于是在人们巡视时, 才惊恐的发现, 这头他们以为油光水亮的牛, 已经黄皮刮瘦了。

以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 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 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50 年代以来,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 继承并发展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 将繁荣的三要素归结为: 自由、私产和市场。这一结论的提出, 即有科斯产权理论的贡献, 也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启发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经验教训。在“回到亚当·斯密”的口号的指引下, 在那些推崇“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的经济学家的推动下, 英国和美国, 这两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完备, 暴露的问题也最为突出的国家, 分别掀起了一场旨在回归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运动。这场爆发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运动, 在美国被称为“里根主义”, 在英国则被叫做“撒切尔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 它对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那场波及整个世界的“大萧条”以来, 所形成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和极端国家垄断主义的经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彻底的批判。

当华莱士在刑台上高呼自由的时候, 他所追求的显然不是经济上的自由, 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乃是同出一门, 很难想象坚持自由经济的人能够忍受专制的统治。专制的政府必然无法维持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因为以政府力量干涉经济行为对掌权者来说毫不费力而且有利可图。同样的, 一个政府如果习以为常的干涉乃至完全掌控经济的运行, 它在其他任何方面实行专制也就不是件难事。以哈耶克为首的自由主义者们必然会反对这样的政府, 尤其是在其经济政策再也难以推动经济增长的环境下。而且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许多经济现象都得到了充分的研究, 经济过程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度也下降了。

弗里德曼等兽医们仔细的评估了这头牛的健康状况, 并建议将其枷锁去除, 以避免走上奴役之路。但他们也吸取了前辈们犯过的错误, 不再那么抗拒对其有限度的监管。他们搭建起围栏, 圈出足够大和足够好的草地。“牛是自由的,” 他们宣称, “在我们所画的圈中。”不管怎么说, 牛总算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草了, 尽管有时候还得被饲养员给打上两针疫苗或强心剂。

五、保罗-克鲁格曼

同样作为自由经济学派的摇旗者, 克鲁格曼却能屡次预见危机的到来, 这说明他至少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显然他还仍在观望着, 未能给出个完美的答案, 否则他就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而是与马歇尔、凯恩斯并列的大师级人物。

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的最大效果之一便是金融的不断自由化; 另一个则是经济全球化,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使得地球逐渐为资本所控制, 所以我们尽可高呼“狼来了”, 因为那的确是件糟糕透顶的事情, 不会强于世界屈服在一个专制的强权政府下的情形。到那时, 所谓的自由带来的是资本的强权, 进而专制和压迫。以这数十年的趋势, 资本扩张的速度来看,

颇不可取。

但资本永远是贪婪的，只不过披上了理性的外衣。所谓的“完全理性”，也只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在未失控时的表现。理性再往前迈进一步，便成了非理性，只有贪婪不变。人们以为自己仍然理性，未知剩下的仅有贪婪而已。资本在蔓延，渗入了每一个可到达的角落。银行家们开始贪婪，他们敢于以微小的资本卷入疯狂的借贷，将金融天才们的计算工具当作皇帝的新衣套在身上跳入汪洋大海；民众也开始贪婪，天真的认为自己能以有限的收入支付庞大的享受开支。但越做越高的摩天大楼倒塌了，所有人都被压在了下面。

的确，克鲁格曼预言了这一切，但他没有办法避免和解决。克林顿时期和小布什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以自由经济还是政府干涉为基础，或是它们的妥协结合。但它终究还是偏于自由经济更多一些，这源于对金融行为的过于自由放任。快速增长的金融体系带动了一次长期而兴旺的繁荣，然而看起来代价将是一次百年一遇的可怕危机，一啄一饮，莫非前定？

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这头牛冲破了搭建得不怎么高大牢固的篱笆，疯狂的使着性子，尥着蹶子。被凯恩斯灵魂附体的兽医们（会是克鲁格曼么？）将会再次套牢它，使它服服帖帖。再然后呢？也许会在往复循环中最终找到牧牛的真谛罢！

A Note of Herding Cattl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Thoughts from Adam-Smith to Krugman

GUO Xia

收稿日期：2009-04-26；